



情到刻骨， 原来如此， [上]

她望着眼前的男人，
一字一顿，
无比清晰地说，
我只想要你去死！

丁
潇
潇
著

他，霸道军阀大叔 她，温婉江南闺秀

在那乱世，谱写一曲民国虐恋悲歌

少女与大叔的末世虐恋 / 凄美跌宕的民国爱情长篇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情到刻骨，
原来如此
[上]

丁潇潇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长春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到刻骨, 原来如此 / 丁潇潇著. —长春: 北方
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385-9282-5

I. ①情… II. ①丁…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8372号

情到刻骨, 原来如此

QINGDAOKEGU, YUANLAIRUCI

出版人: 刘刚

策划: 师晓晖

责任编辑: 熊晓君

版式设计: 刘碧微

开本: 700mm × 980mm 1/16

印张: 32

字数: 506千字

版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出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总编办: 0431-85644803 发行科: 0431-85640624

定 价: 49.80元(全二册)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
录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有孕	避孕	伤逝	相恋	沦陷	少同	相救	霍爷	心动	初见	私奔
204	150	123	091	061	039	033	020	013	009	001



第
一
章

私奔

这一年的江北，天气格外冷。

包厢内，一位年约十七八岁的少女正静静地坐在软榻上。她梳着秀美的双髻，乌黑而柔软的辫子垂到了腰间，光是一个侧影，便极其端庄纯净。

她低垂着脑袋，白皙细腻的一双小手不安地交握在一起，纤纤十指白如霜雪，嫩若柔荑，让人一瞧就知是富贵人家的闺女，打小连一丁点儿的活计都不曾做过。

听到车门打开的声音，少女的身子微微一颤，抬头望去，露出一张白净如瓷的瓜子小脸，纤巧的柳叶淡眉，一双宛如秋水般柔和的杏眸，清莹莹的，仿佛能滴下水来。

待看清开门的男子后，少女眼中的惊惧之色退去，紧绷的身子仿佛也在刹那间松懈下来。她垂下眼帘，眉眼间渐渐浮起一抹赧然。

薄少同走到她身边坐下，伸出手将少女柔若无骨的小手握在手心，察觉到她的手掌一片冰凉，心知她定是怕到了极

Qing dao

Ke gu.

Yuan lai

Ru ci



点，遂温声安慰道：“别怕，火车已经快到武兴站了，咱们在那里下车，要不了多久，就能到新港码头。”

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温和有力，听在她的耳里，让她狂跳不已的心莫名地踏实了下来。

到了新港后，他们便会乘邮轮去美国，彻底逃离这一切。

想到此处，少女的唇角微微上扬，乌黑而柔软的眼睛里渐渐涌起一层雀跃的憧憬，就连平时过于苍白的脸都浮起一抹淡淡的红晕。

“薄大哥，方才在走廊，我听见有人说武兴是军事重镇，辽军的南大营便驻扎在那里，这是真的吗？”

薄少同闻言，并未回答，而是微微一笑。他的面孔本就极其清俊英挺，随着这一笑，越发显得俊朗帅气。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唤我薄大哥？”男人目光炯炯，眉宇间是十分磊落的神色，唯有唇角的笑意虽是一如既往的温和，却更是深了一层。

听了这话，少女垂下眸子，莹白如玉的小脸染上了一抹羞窘，宛如柔嫩的花瓣，散发出阵阵清甜。

“承泽……”过了好一会儿，沈疏影才犹如蚊子哼哼般从唇中溢出了这两个字来。

薄少同，字承泽，曾留学德国，是辽军中首屈一指的军医，在战场上救死扶伤无数，就连如今的辽军主帅贺季山，在冀州大战中身受重伤，被敌军的炮弹扫中了胸部，也全是靠着薄少同高超的医术，在 frontline 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硬生生地用镊子将其卡在肺里的弹片取出，这才为他捡回了一条命。

那两个字温温软软的，吴依软语的腔调，让人听着心头便一柔。男人伸出胳膊，将少女的身子揽在了怀里。

低眸，便见她柔软的唇角噙着温柔而羞怯的笑意，浅浅的梨涡，一缕乌发垂到颈窝里，映着那雪白的肌肤，让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将那缕发丝为她理好。

“你别担心，我手中有两张通行证，足以让我们平安离开武兴。”男人一面说，一面在女子纤瘦的后背上轻轻拍了拍，似是保证，又似安慰。

沈疏影听了这话，心头更是踏实下来，如今时局动荡，不知他花费了多少心思，才拿到那两张薄薄的通行证，这样一想，心里倒是一酸。

“我已经和美国的朋友联系过了，等我们到了之后，我便去麻省总医院工作，绝不会让你吃一点儿苦。”男人的胳膊结实而有力，只将怀中人搂得更紧了一些。

沈疏影将脑袋埋在他的胸口，脸颊更是滚烫，心头却是甜丝丝的。她没有说话，只轻轻地点了点头。

薄少同的眼睛看着窗外，除了那白茫茫的大雪，再也看不到其他东西。

他的眉头微微皱起，乌黑的眼中浮起一抹怜惜，望着怀中女子道：“只不过这一路，怕是要委屈你了。”

沈疏影从他的怀中微微抽出一点儿身子，那张清丽的瓜子脸白里透红，清秀得不含烟尘气的眉眼温柔如画。她望着眼前的男子，轻轻地道出一句话：“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儿也不委屈。”

许是因为紧张羞涩，那一排扇子般的睫毛微微轻颤着，扑闪扑闪犹如蝶翼。

薄少同心头一动，伸出手，将那张香腮胜雪般的小脸捧在手心，轻轻地摩挲着。

两人近在咫尺，属于她的香气温柔而甜蜜，竟让他控制不住地低下头，只想吻她。

沈疏影瞧着男人越来越近的面孔。许是长年在战地工作的缘故，薄少同面色微黑，眉目清俊，神色中英挺磊落，虽是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却显得十分沉稳。

她的心跳得厉害，却并没有躲，就在男人的唇快要吻到自己的唇瓣时，薄少同却生生停下了动作。

她看着他深邃幽黑的眼眸中映着焰火般的光芒，暖若春风，情深似海。

他微微一笑，终是深吸了口气，大手揽着她的腰肢，只在她光洁的前额上亲了亲，很轻很轻的一个吻。

火车是在傍晚时分开进武兴车站的。

沈疏影紧紧地挨着薄少同。她身上穿着他的大衣，厚实的呢绒料子，只将她全身上下裹得密不透风。

纵使如此，在走出车厢的刹那，一股寒风袭来，还是让她抑制不住地打



了一个喷嚏。

薄少同一手拎着行李，腾出另一只手揽住沈疏影的肩膀，将她紧紧揽在怀里，用自己的胸膛为她抵御肆虐的风雪。

未过多久，前面的人群中起了一阵骚动，就见大批的岗哨迈着正步走来，身上无不是荷枪实弹，有的甚至还拿着机关枪拉起了警戒线。

武兴是军事重镇，素来戒备森严，可如今日这般动静，却还从未有过。

沈疏影挤在人群中，望着前方的一切，那张清丽的小脸顿时变得惨白，也不知是冷还是恐惧，裹在大衣下的身子竟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承泽，是不是……他来了？”她攥着男人的衣角，语气里已带了颤音，显然是怕到了极点。

薄少同握住了她的手，安慰道：“不会。他现在正在华南督战，不可能到这里来。”

沈疏影的脸上依然是毫无血色，就连唇瓣也变得如失血一般。薄少同看着她如此模样，心头便一疼，只接着言道：“想必只是两军交战之际，所以才会格外小心。”

沈疏影不愿他担心，只勉强地笑了笑。她和薄少同这次孤注一掷，趁着他在华南督战的空当，一路小心翼翼，从北平一路南下，只等过了武兴，便是江南诸省的地界，纵使他神通广大，江北诸省尽在他的掌握之中，可若等他们在新港上了邮轮，他想抓他们，也不是那样容易的事了。

薄少同双眸深邃，犹如一潭湖水，向着前方望去。眼见得岗哨林立，沿途戒备，铁路两旁站满了握着长枪的士兵，对每一个出站的人无不是再三盘查。

他心中一凛，面上却并未表现出分毫，只牵着沈疏影的小手，向着出站口走去。

待被人拦下时，薄少同面色沉着，从怀中将通行证取出，递到了盘查的士兵面前。

那士兵接过通行证，也不细看，一双眼睛却不住地往沈疏影的脸上瞅。虽然沈疏影低垂着脑袋，纤小的下颚都隐在了衣领里，可露出的那张小脸依然是眉目若画，娇柔纯净。

薄少同压下心头的不快，将一早备好的银钱取出，递到了那士兵手里：



“恳请军爷行个方便，我们急着赶路。”

那士兵见状，这才将眼睛从沈疏影的脸上转了回来，先是暗自掂量了下银钱的分量，随后便把通行证还给了薄少同，打了个哈哈，催促他们快走。

薄少同一手拎着行李，一只手紧紧箍在疏影的腰际，领着她大步走出站台。

一直到通过了哨卡，沈疏影才轻轻舒了口气，那张惨白的小脸也才渐渐恢复了些血色。

两人还未走出武兴车站，就见前方驶来一支车队，在出站口停了下来。无数的岗哨持枪上前，他们与方才在站台上的岗哨不同，皆是清一色的校呢大衣，军靴上的马刺锃亮，透着丝丝冷硬，军帽下的容颜，无不是冷漠而又肃穆的。

看到这些人，沈疏影的脸色一下子又变得苍白，她认得那些人身上的军装，知道他们正是他的卫戍近侍。这些人出现在这里只有一种可能，那便是，他也在这里！

就听一声“敬礼”，铁路两旁的戎装卫戍皆军容齐整肃穆地上枪行礼，那枪尖上的刺刀闪烁着冰冷的光芒，刺得人眼睛都痛起来。

接着，数人簇拥着一个人走了过来，为首的那人一身戎装，身形魁梧挺拔，肩膀上的肩章散发着金属的冰冷光泽。一左一右，皆有人为他打着伞。

人群中不时有人认出，那便是辽军主帅、江北总司令——贺季山！

沈疏影在看到他的那一刹那，只觉得心如死灰，全身都好似浸在了冰窖里，铺天盖地的绝望汹涌而来，就连唇瓣上的最后一丝血色都一并退去了。

薄少同闭了闭眼，唇角浮起一抹苦涩的笑意，唯有那清俊的脸上依然是镇定的神色，大手将沈疏影的小手握得更紧了些。

贺季山站在那里，也不说话，唯有那道目光利如刀刃，笔直地向两人射来。隔着如此的距离，沈疏影仍能感觉到那目光如锋利的匕首，直抵她的心脏。

“过来。”贺季山将目光转向沈疏影，不高不低的语气，波澜不惊。

沈疏影紧紧地挨着薄少同的身子，那一双如水的眸子迎上了男人的视线。她深深吸气，看着那厉如鹰隼的男子，终于说了一句：“贺季山，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而在这世上，敢这样连名带姓唤他的，只有她。

贺季山淡淡一笑，那目光却在两人紧紧相握的十指上划过，乌黑而深敛的眸子中，冰冷如刀似剑。

他看向薄少同，道：“薄军医不在前线救死扶伤，却领着贺某的未婚妻，倒不知是要去哪儿？”

薄少同的脸色自然好看不到哪儿去，但他依然镇定，笑了笑，将行李搁在了地上，另一只手依然紧紧握着沈疏影的小手。面对数不尽的戎装岗哨，他丝毫不见惧色。

“事已至此，薄某无话可说，司令要杀要剐，悉听尊便。”薄少同英挺的眉宇倒是极其坦然的神色。话音刚落，就见身旁的沈疏影仰起小脸，声音温和而坚定，带着女孩家独有的柔嫩，一字一句道：“要杀要剐，我都和你一起。”

她的眉眼温柔如画，望着薄少同的眼睛中满是缱绻，那种发自内心的依恋是遮掩不住的，只让人看得清清楚楚。

贺季山的目光深深地落在她清丽的容颜上，自是没有忽视她眼底的神色，他的呼吸沉重起来，面孔也是越来越冷，深邃的眸子中好似有火苗在烧。

“好一个郎情妾意。”他竟是低声笑了，说完这一句，便迈开步子，向着他们一步步地走近。

身后的近侍刚要跟上，贺季山一个手势，便让他们的步子生生停在了那里。

薄少同攥着沈疏影的手，只觉她的手心中满是冷汗。

随着贺季山越走越近，她的身子也颤抖得越厉害。

那个男人，每走一步，沈疏影的身子便是一颤，几乎是不由自主。薄少同上前一步，将沈疏影的身子护在身后，一声“贺司令——”刚刚出口，就觉眼前一黑，那巨大的冲击力只让他连后面的话都不曾说完，便被贺季山一拳打在了地上。

沈疏影小脸煞白，一声“承泽”抑制不住地从唇中溢出。不等她奔到薄少同身边，男人的大手便一把揽住了她的腰，将她紧紧箍在怀里。

“你放开我！”沈疏影挣扎着，泪水盈满眼眶，模糊中只看见薄少同的



唇角有鲜血流出，显然贺季山这一拳打得着实不轻。

他就是这样的男人，残忍，凶悍，只会打打杀杀！

沈疏影只觉得心头苦极了，即使她拼命挣扎，却撼动不了这男人分毫。贺季山只一只手，就将她牢牢揽在了臂弯。

薄少同擦过唇角的血迹，从地上缓缓站起身子，迈开步子，刚要向沈疏影走去，便见贺季山已将腰间的手枪拔出，黑洞洞的枪口指向了他的眉心。

“不！”沈疏影惊呼出声，看向身后的男人，那目光中的惊慌与关切是那般真切，犹如一把利刃，狠狠地剝着贺季山的心。

“你不能杀他，他救过你的命！”

男人目光森然，看也不看沈疏影一眼，一对眸子只紧紧地盯着眼前的薄少同。

薄少同一语不发，神色沉静如故，却见沈疏影被贺季山牢牢地箍在怀里，她的泪水一颗颗地往下掉，就那样看着自己，他知道，他们已无路可逃，可是她的泪水，却让他下定决心，做最后一搏。

他对那黑洞洞的枪口视而不见，只看着沈疏影，道了句：“别担心，我没事。”

沈疏影咬着嘴唇，绝望的眼泪犹如断线的珍珠。她看向贺季山，深黑的眸子里，却是无尽的恨意，一字一顿道：“贺季山，你若要杀他，那就先杀了我吧。”

贺季山转眸看向她，眼底则是一片幽黑的冷。他的手紧紧地扣在她的腰畔，竟是不由自主地收紧，勒得她一阵阵地疼。

“沈疏影，你真以为我舍不得？”他的声音低沉，漆黑的眸子深不见底，就那样冷冷地看着她。

“放开她！”耳边，倏然传来一道男声。

贺季山抬眸，却见薄少同的手中不知何时多了把枪，黑洞洞的枪口近在咫尺，寒意森森。

而贺季山身后的近侍，在看见薄少同的动作后，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齐齐举起枪来，笔直地指向他，只要他稍有动作，就会立刻开枪射击。

贺季山笑了笑，那一双锐利的黑眸雪亮，淡淡地看着薄少同的眼睛，竟是上前一步，一把握住薄少同的手腕，将他手中的枪口抵上了自己的眉心。



薄少同不曾想到他竟会如此，一时间瞳孔剧缩，脸色顿时一变。

“怎么不开枪？”男人的声音冷冽，英挺的眉宇间竟带着几分嘲讽，唯有那一双眸子却仍旧黑亮，深邃得令人心悸。

薄少同只觉自己的手腕被紧紧扣住，握枪的手开始抑制不住地颤抖，而他的脸色也渐渐苍白起来。他知道，在这个男人面前，他早已一败涂地。

“明明是拿刀的手，又何苦要来动枪？”贺季山语毕，手上猛然用力，就听“咔嚓”一声，薄少同眉间骤然一蹙，剧痛下面容更是苍白无比，而他手中的枪，已是落在了地上。

身后的近侍冲了过来，将薄少同紧紧按住。

“承泽！”沈疏影听得那一声清脆的声响，知道定是他腕骨断裂的声音，刹那间心如刀绞，忍不住便要向恋人奔去。

无奈她依旧被贺季山禁锢在怀里，急怒攻心，她转过身子，一个巴掌便向男人的脸上挥去。

“啪”的一声，在寂静荒凉的傍晚，是那般清晰。

她从不知道自己竟会有这样的勇气，为了自己心爱的人，她竟然打了贺季山一个嘴巴子！

贺季山动也没动，军帽下的容颜是一片淡淡的阴影，他看着她，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

“贺季山，你卑鄙！”沈疏影知道自己和薄少同再也无路可走，那一双宛如秋水的眸子，却是带着决绝的神色。

她就是要激怒他，惹得他失去理智，最好一枪将她杀了，一了百了。

贺季山唇线紧抿，一语不发，向着薄少同抬手就是一枪。

沈疏影的惊呼声响起，姣好的容颜上再无一丝血色。那一枪打在薄少同的肩头，鲜红而刺目的血顿时汩汩而出。

“这一枪是给你一个教训，若下次再让我看见你和她在一起，我要你的命！”男人说完，便将惊骇不已的沈疏影一个横抱，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去。

“小影——”薄少同忍着剧痛，那一声呐喊，好似从胸腔里迸发的悲鸣。



第
二
章

初
见

一年前，北平。

金秋时节，官邸里一片姹紫嫣红，蝴蝶兰、美人蕉、木芙蓉争相绽放，甚至还有从蜀地移来的珍稀蜀葵。不远处的李管家正领着仆人忙得团团转。再过不久，便是贺季山回府的日子，官邸早已被收拾得纤尘不染，仆人整日里来来去去，令人眼花缭乱。

沈疏影午睡后，抱着书本向后花园走去。一个多月前，沈志远远赴法国，万不得已，只得将她送到以前在军校时的友好——贺季山的府上。

贺季山出身草莽，十几岁时便投入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孟大帅麾下，凭着一身的本事，年纪轻轻便平步青云，又兼得为人义气豪爽，敢作敢为，没几年便成了孟玉成的左右手。

平梁山一役，贺季山硬是领着手下的兄弟，打出了震惊中外的平梁山大捷，以少胜多，置之死地而后生。此役后，孟玉成通告天下，将贺季山收为义子。贺季山一跃而上，在

Qing dao

Ke gu

Yuan tai

Ru ci



辽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没过多久，便掌握了辽军所有的军政大权。

孟玉成去世后，贺季山不甘屈居关外，领着辽军自关外而下，一路枪林弹雨，吞并北方大大小小的军阀，历时数年，终于打下了这半壁江山。

沈疏影来到官邸时，恰逢贺季山远在西固督战，一个多月来，她虽一直住在官邸，却并未见到他的人影。

来到凉亭坐下，沈疏影将手中的书本摊开。花园中，花木繁盛，秋海棠已经开花，隐在那沁人的翠绿中，只显得格外好看。

她静静地看着书，午后的阳光映在她的身上，将那柔美的侧脸笼上一层淡淡的光，越发显得柔婉清纯，如雪似玉。

直到听得“啪”的一声脆响，她抬起眸子，见前方不远处，一条红鲤竟从水中跳了出来，摔在了池塘边上，在那儿不停地挣扎。

她放下书本，匆匆跑出去，蹲下身子将红鲤抓在了手心。那鱼滑溜溜的身子不停挣扎着，甩出来的水渍溅得她一身都是。

她倾着身子，将那条红鲤放到池中，就见那尾鲜艳的鱼甩了甩尾巴，眨眼间便游远了。

她微微一笑，抬起衣袖将脸上的水珠拭去，刚转过身，却见身后不知何时站了一个男子。这一吓非同小可，只让她脚底一滑，整个身子向着池塘倒去。

那男子眼明手快，大手一个用力，便揽住她的腰肢，将她抱了过来。

“你是谁？”沈疏影挣开男人的大手，雪白的小脸染上一抹红晕，宛如初绽的清莲，清冽的眸子一眨不眨地看着眼前的男子。

那男子一袭铁灰色的军装，魁梧的身躯笔挺如剑，三十来岁的年纪，一双眸子深邃黑亮。听到她开口，却并不答话，而是淡淡一笑。那一笑间长眉入鬓，磊落的眉宇间满是运筹帷幄的将帅风采。

“你是哪房的丫头，躲在这里偷懒？”他看着她一袭藕荷色衣裙，领口绣着兰花，梳着秀气的小双髻，打扮得十分素净。虽不过十六七岁的年纪，却生得清丽动人，微风轻拂，竟好似一幅活生生的美人图。

沈疏影一怔，见他穿着军装，只以为是府中的侍从。

虽然贺季山并未娶妻，可后院女仆众多，所以素来不许近侍进入。

“你又是哪里的侍卫，难道不知道后院是不可以随意进出的吗？”沈疏影凝视着眼前的男子，眉目宛然，字字清脆。



那男子闻言，又是一笑，军帽下的容颜极其英挺刚毅，见她那双小鹿般乌黑澄澈的眼睛里满含戒备地看着自己，不知为何，心头顿觉有趣，就想逗她。

他上前一步，只将她吓得往后一退，道了声：“你别过来！”

男人不以为意，脚步却迈得越发快了，大步向着沈疏影逼近。沈疏影吓得花容失色，直到后背抵在了园中的桂花树上，却是避无可避。

“你再过来，我可要喊人了！”她仰着小脸，望着眼前这个高大的男人，声音中满是女孩家特有的柔嫩，即使是呵斥的语气，却仍然是清甜得无孔不入。

男人却“哧”地一笑，竟是一手抵在了树上，似是将她圈在了怀里。

沈疏影惊讶于此人的胆大包天，不仅敢闯进官邸的后院，居然还对着自己做出这等孟浪之举。任谁都知道，即使是贺季山官邸里的一个丫鬟，也是不能随意戏弄的。

沈疏影恼怒他的无礼，也不愿与此人多费口舌，无奈两人距离太近，她就算想跑，也寻不得机会，只得看着他的眼睛，温婉的声音清冽透骨：“请让开！”

男人看着她白皙如玉的一张小脸，冰肌如雪，纯净端庄，的确是容不得丝毫轻贱。

他收回手，黑亮的眼中浮起一抹淡淡的玩味之色，看着她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沈疏影不再看他，乌黑的长睫毛轻如蝶翼，也不回答他的话，径直从他的身边跑开，留下一道纤细而动人的背影，柔软的腰肢不盈一握，很快便隐身在花丛中，消失不见了。

男人站了片刻，眼睛一扫，却见那凉亭中搁着一本书，正被风吹得哗啦啦响。

他走过去，将那本书捡起，扉页上是三个娟秀婉约的篆体小字：沈疏影。

“沈小姐，您可算是回来了，司令刚才回到府里，还问起您来着。”柳妈站在廊下，看见沈疏影回来，立刻迎了上去。

“柳妈，您是说贺司令回来了？”沈疏影闻言，心头一突，跳得十分厉害。

“可不是，本以为还要再过几日，谁知竟回来得这样早。”柳妈笑脸盈



盈，眼睛一转，却看到沈疏影的衣衫上满是水渍，不由得诧异，“小姐这衣裳是怎么了？”

沈疏影想起方才花园里的一幕，顿觉赧然，只摇了摇头，道：“那我先去换身衣裳，然后就去给司令问安。”

柳妈却道：“小姐不用着急，司令回到府里，连水都没喝上一口，就去前院处理军务了，等晚饭时候，小姐自是会见到司令的。”

沈疏影知晓贺季山平日里诸事繁多，此时又听柳妈如此说来，自是不好再去打扰，只点了点头，回到屋中换了件干净衣衫，便来到客厅，静静地等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眼见着外面的天色已是暗了下来，客厅里却是亮如白昼，屋顶的水晶灯晶莹剔透，将一切映照得清清楚楚。

就听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岗哨的“敬礼”二字在黑夜中显得格外响亮，沈疏影知道这定是贺季山回来了，当下连忙站起身子，向着门口望去。

当先一人一身的立领戎装，走进屋后遂将帽子取下，递到一旁的副官手里，露出了一张英挺坚毅的脸。

沈疏影瞧见他，却是大惊失色，一双美眸里满是不敢置信。

她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那男子向自己走来，姣好的脸却苍白起来。她抿着唇，怎么也没想到下午在花园里戏弄自己的男人，居然会是鼎鼎大名的贺季山！

“司令，这位便是沈小姐。”柳妈领着下人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瞧着贺季山一双黑眸落在沈疏影身上，赶忙上前言道。

贺季山点了点头，漆黑的眉毛英挺如剑，在灯光下越发显得棱角分明。

“疏影见过贺司令。”沈疏影垂下眸子，刚要行礼，不料贺季山却是上前一步，将她扶了起来。

“你既是明轩的妹妹，自然无须多礼。”男人的声音低沉，眉间却很温和。

沈疏影那张柔软红润的小嘴轻轻抿着，不着痕迹地后退了一步，将自己的胳膊从他的手中挣脱开来。

柳妈悄眼看到这一幕，心头却是一惊，赶忙去瞅贺季山的脸色。

贺季山倒是不以为意，只淡淡一笑，向着下人吩咐道：“开饭吧。”



第
三
章

心
动

席间，虽只有贺季山与沈疏影两人吃饭，各色佳肴却依然摆满了整整一张桌子。

“在北平还住得惯吗？”贺季山坐在主位，夹着面前的一道菜，也并未看向沈疏影，只随口问道。

沈疏影正埋头吃饭，听到男人的声音，便将手中的碗筷搁下，轻声回道：“谢司令关心，我住得很习惯。”

贺季山这才抬眸看了她一眼，四目相对，沈疏影只觉心头一紧，慌忙垂下头来，举起象牙筷向碗里的米饭拨去。

“听说你现在去了德安女中读书？”贺季山微微一笑，接着问道。

沈疏影点了点头，道：“哥哥临去法国前，就帮我将学校安排好了。”

贺季山颌首，不再多言。许是长年在军中的缘故，他吃饭间并不习惯多语，一碗米饭吃完，便有下人连忙递上一碗。

沈疏影那碗饭只吃了半碗，贺季山却已是接连吃了好几

Qing dao

Ke gu,

Yuan tai

Ru ci